

那年儿童节的面包

◎宋扬

第一次闻到见到却没有吃上面包是在三十五年前的儿童节上。头天放学前，班主任爆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——明天要在儿童节活动现场烤面包，机器要拖到现场来。班主任说面包里有鸡蛋，比馒头松软得多。教室里出奇地安静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班主任，然后开始左顾右盼，面面相觑。老师又说了些其他的话，最后我只记住了这句话——“馒头5分钱一个，面包4毛钱一个”。

第二天，我来到乡中心小学的操场。好家伙！操场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全乡所有村小的学生都来了。节目我无心观看，我的眼睛盯着舞台侧面的面包机，它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一排一排的面团被送进机器的嘴巴。不一会儿，有奇异的香味飘来，大家开始伸长了脖子转向那个方向。那香味完全不同于馒头的麦香，不掺杂一丝丝蒸汽的寡淡，干香浓烈！当机器的嘴巴再次张开时，吐出几个排列得整整齐齐的“馒头”，这“馒头”比我吃过的馒头大了整整一倍。果然是蓬松的样子，有着金黄的颜色，又好似涂了蜡一样地润泽，透着诱人的光亮。

我却握着妈妈给的1毛钱，向卖馒头的摊子走去……

原来，头天下午，当我兴冲冲撞开家门时，母亲正守着一只害瘟的猪叹气。父亲刚从秧窝田里插秧回来，他两腿的泥还没来得及洗，就匆匆去请兽医了……

挨近晚上，猪怕是保不住了。我知道自己此时不该提出如此过分的请求，但班主任对面包的描述简直像蝗虫一样在刺激我的唾液和想象力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：“……妈，明天我想在学校买面包吃……”“面包？啥子东西喔？”母亲一脸的茫然。“和馒头差不多，老师说的比馒头好吃得多。”我一说起来，就抑制不住兴奋。“好多钱？”母亲怯怯地问。“一个……4毛……”我吞吞吐吐。平时我吃的馒头才5分钱一个。馒头，我得两个才能吃饱。我知道父母是疼爱我的，但在现在的情形下，我知道提这样的请求是多么的不适时宜。我赶紧补充“面包……我就只吃一个……”。

母亲没有立即回答我。父亲的暴脾气一下子就炸了，“啥子面包喔？那么贵！猪儿都要死了！你还想这个……”

我的脸刷地红了，一股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，泪水不争气地喷涌而出。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腾地站起来，跑进了自己的房间……

第二天出门时，母亲塞给我1毛钱，母亲说：“二娃，饭要吃饱，一个面包你吃不饱的，我们不和别人比这个啊，本来还有几块钱的，昨晚给猪打针了……”母亲眼圈红红的，她担心着肥猪，更担心着我。我的眼睛也一红，又委屈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……

那一天，我闻到了也看到了却没有吃上最香最美味的面包，那是三十五年前的故事。那一年的儿童节，我读小学三年级。

面包之憾成了我努力读书的原动力，我发誓一定要过上天天有面包吃的生活。如今，糕点屋里琳琅满目的面包早成了我餐桌上最寻常的食物，但每次面对它们，我都不忍浪费丝毫，都会想起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中的那句话——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

前几天，当我看见小外孙为庆祝六一而准备儿歌朗诵节目时，立刻“触发”了我铭刻在心、难以忘怀的关于儿歌的记忆。这些记忆犹如电影画面似的，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放映呈现，并催促我打开电脑，写下了这篇关于儿时歌谣的文字。

难忘的儿时歌谣

◎荣光友

在我的记忆里，《外婆桥》是我最早接触的歌谣。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在关照我和妹妹入睡时，常常要轻轻吟唱这首歌谣：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糖一色，果一色，宝宝乐得哈哈笑。”

“摇”是指“摇船”，即一边摇着摇篮一边唱，把摇篮比作船，好让宝宝快快进入梦乡。《《外婆桥》和其他儿歌有着较多“版本”，本文所说的儿歌是我熟悉的版本。）我们家比较特别，我的父亲是木匠，他打造了“木摇床”。我们家兄弟姐妹幼小时，都是在木摇床上睡觉，都是伴着妈妈的歌声入睡的。摇床轻摇，儿歌轻唱，宝宝入梦，甜美幸福不言而喻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出生于四川南部某小城镇上一个子女众多的工人家庭里。爸爸妈妈养育了大哥、二哥、姐姐、我和妹妹。那时候生活简朴，我们家除了逢年过节时可以看一场小镇上放映的不花钱的“露天电影”以外，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。当时正在上学的哥哥姐姐可以看看《少年报》上的文章，娱悦身心。而我与妹妹的娱乐活动，主要就是妈妈教我们唱儿歌。尽管我们当时

并不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，但因为朗朗上口，好玩好玩，我和妹妹自然很喜欢。

在我的心里如今仍然留存着许多可歌唱、可朗诵的颇有趣味的儿时歌谣：

“拉大锯，拉大锯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接闺女，接女婿，还接外孙和外孙女，欢欢喜喜看大戏！”

这首《拉大锯》简洁明快，令人喜欢。

无独有偶。《小老鼠上灯台》

妙趣横生，耐人寻味。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叫奶奶，抱猫来，吓得老鼠，吱溜一声滚下来。”

曾几何时夏天的夜晚在瓜棚下纳凉时，妈妈喜欢安排我和妹妹在凉席铺成的“舞台”上表演小节目。有时安排表演《拉大锯》或《小老鼠上灯台》。为了追求效果，有时我还要表演“外孙”看大戏时眉笑眼开的夸张模样，或从灯台上滚下来的“小老鼠”在凉席上翻滚几圈等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特别开心。

后来，我和妹妹上了幼儿园

和小学后，又学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儿歌：

“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敬个礼呀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”再如，“丢手绢，丢手绢，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边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大家不要告诉他。快点快点捉住他，快点快点捉住、他。”

这两首儿歌是《找朋友》和《丢手绢》，非常适合载歌载舞。时至今日，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当年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歌唱，一起游戏时那种开心欢乐的情景。

为了激励我们健康成长，我妈妈还教给我们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歌谣：

“翩翩少年郎，骑马上学堂。别嫌我个头小，肚内有文章。”

我小时候身体瘦小，妈妈用

这首《翩翩少年郎》教导我努力学

习，做人生的强者。后来我在学习

和工作上都有所作为，我想或许这

与儿歌的激励有关联吧。

“月叫光，亮堂堂，

照着妹妹洗衣裳。衣裳洗得漂漂亮亮，哥哥穿着上学堂。”

这首《妹妹洗衣裳》是妈妈为了培养妹妹的劳动观念而特意教她的。我的妹妹后来非常勤劳。还有，从小在儿歌陶冶下的我的兄弟姐妹，长大参加工作后，都成为了有所作为人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儿童歌谣寓教于乐功不可没，拥有儿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童年。长大以后，我在上大学学习文学理论期间，曾专门调研过儿童歌谣。这时我才知道：我的母亲与许多母亲们以及长辈们一样，他们或许没有很高的文化，但是，在教育子女后代方面，却非常舍得下功夫，善于运用儿歌培育后代。我们可以自豪地说：儿教育人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寓教于乐的好方法，值得弘扬。

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。当年传唱《丢手绢》等儿歌的我辈，如今早已是年逾六旬的“老小孩儿”了。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；但愿儿童歌谣作家继往开来，创作出更多更好适合当今儿童需要的歌谣。但愿新时代的长辈们、父母们充分发挥儿教育人的积极作用，促进儿童年身心健康，茁壮成长。

都奢侈，而脚下的土地、炎热的气流，午后那天籁般的纯净时光，都会在久远的未来化作他们骨子里深情的诗歌和紧系泥土的浪漫。

柳树最没脾气，它们和春天时一样柔和，就连树荫，也显得秀气单薄。在柳树下乘凉，最适宜是早晨和傍晚。我的童年时期，门口的鱼塘四周，一直都种着粗壮高大的柳，它们依水而立，临花照水般的沉静。那些被塘水冲刷的根系，弯弯曲曲暴露出来，成为孩子们的小秋千和跷跷板。

梧桐树荫是最有气势的了。倘若一个胡同里有棵大梧桐，足以够半个胡同的人们吃饭时都聚拢来。人们端着碗，心安理得享受这如擎华盖，风穿叶隙，饭香缭绕，笑语回荡。只到了夜晚，孩子们却格外害怕梧桐树的影子，那儿黑魆魆一团，那儿颤巍巍一片，是奶奶故事里的妖怪，是传说中的“毛人”。

乘凉的夏夜，老人们嚅啮着蒲扇，微鼾伴着瞌睡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。月光好皎洁呀，让看天的孩子久久地出神。月牙儿像一艘宁静的小船，穿过交织着橘红、银粉、淡紫的薄云，奏成一曲无声的“彩云追月”。月色下的村庄，童话般泛着清辉，一切都睡着了。只有白杨树，依旧呱呱呱啦轻声唱着。

童年的黑子

◎吴建军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那个名叫西场的村子里，在村子里那条很长的街道上，总是有很多的人，总是很热闹，因此，那里也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一方天地。

在那条长长的街道上，黑子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。黑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，和他成为好朋友，大约是从我们一起捉泥鳅、爬树、到芦苇荡里玩耍开始的。黑子喜欢玩，也会玩，而且聪明得很，大家都很佩服他，当然，我也很佩服他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黑子总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玩，他只要有时间，便会对我说：“走，上你家玩去！”那时，我家的房子多，因此，自然也要比房子很少的黑子家要宽敞许多，所以，黑子和我常常在我家玩。黑子教我和别的小孩子摔跤，什么抱腰、使绊子这些摔跤时的名词和用法，都是黑子教给我的。

冬天的时候，寒风凛冽，冷气扑面，黑子和我以及别的几个男孩子却常常会把棉衣，然后兴致勃勃、汗流浹背地在地上撕打成一团，格外兴奋。

当我和黑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黑子总是会想出一些玩的新花样。黑子教我们用一张大一点的纸把那些碎纸片包成一包一包的小纸包，在小纸包外面写上“里面有钱”的字样，然后逐一扔在大街上。接着，我们就躲在暗处，探头探脑地看，等待恶作剧的开始。等到有路人弯腰拾起那些纸包，打开后又随手抛洒一地的时候，我们躲在暗处高兴得开怀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那是不谙世事的少年时期，乐呵呵地穷开心而已。戏弄别人，现在想想实在是不应该的。

有一次，黑子和我们几个孩子到小镇上去玩，在一家大商店的糖果柜台前，黑子趁着人多，他竟然贴紧地面伸直胳膊朝里面划拉了两下，随后起身像兔子一般逃离了那里。在高商店很远的一个角落里，黑子洋洋得意地摊开了手掌，哇！是四颗漂亮的高级水果糖。那时，高级水果糖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。我有幸分得了一颗，在嘴里慢慢品尝，别说是有多高兴了。

其实，黑子是他的小名，他姓王，大名叫林海。为什么叫他黑子，我不大清楚，但是，他长得黑黑的，这大概就是他被称为黑子的原因吧。其实，黑子的皮肤虽然比较黑，但是却长得很好看，一脸秀气。黑子有一个妹妹，长得很漂亮。他们兄妹俩的长相都像母亲。听我母亲说，黑子的母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黑子的父亲身体不好，不能干活，黑子的家全靠黑子的母亲一个人来支撑，够苦的。黑子的母亲是一个忧伤而曾经美丽的女人，总是见她身穿一身的黑衣裳。偶尔，我还见过黑子的母亲抽着烟卷，很优雅的样子。黑子的母亲在大街上走动，不爱搭理人，却十分引人注目，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，要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，黑子的母亲在我们家总是话语很多，显得非常高兴，和我母亲在一起说话，她的话特多，而且还会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很好看。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见黑子上我家玩，觉得很纳闷。有一天放学后，我在路上遇上了他，我问：“你怎么不到我家去玩？”黑子说他母亲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我是第一回见到黑子满面愁云，眼里竟然还闪着泪光，我不禁为之一惊。回家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地向母亲诉说了这一切。母亲听完，大吃一惊，赶紧去探望黑子的母亲。后来，母亲又去过黑子家几次，每次从黑子家回来，母亲总是要唏嘘一番。原来，黑子的母亲得了一种很难医治的病，整日躺在床上。每次见到我的母亲，黑子的母亲都拉着我母亲的手，哭着执意要我母亲再也不用去探望，说她有病，没力气收拾家，家里实在太大，真的过意不去。我没去黑子家，不敢去，也不知怕什么。屋子里一片脏乱的样子，一个濒临死亡的黑衣女人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与命运作着最后的抗争。许多年后，这样的一幅画面竟然还清晰地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。

黑子的母亲走了，她圆睁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，走了。黑子的母亲走得大早，太匆忙，她永远放心不下黑子和黑子的妹妹。

黑子的母亲死后，黑子和他妹妹都不上学了。从此，整天忙着上学的我就很少见到黑子，还有他那好看的妹妹。

转眼，少年时期就过去了，我后来到了外面上中学、读大学，更是难见到黑子和他的妹妹。我真的非常想知道黑子和他妹妹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更想知道，现在黑子和他的妹妹都过得好不好。

儿时的伙伴中，我非常惦念黑子，他是我童年岁月里总是难以忘记的人。

童年，人生中最初起步的时光，童年的伙伴，人生初期的朋友，那是一个温馨的世界，那是一些难忘的人。

有了温馨的世界和难忘的朋友，人生才才有了更动人的亮色和力量，才能在遇到困境时拥有美好的回忆，因此，前进的脚步会更加踏实而稳健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